



走進醫學中心的厝邊

— 高醫 SARS 學生工作小組 衛教組經驗談

◎醫學系五年級 吳易澄

兩個多月以前，還在胸腔科見習時，大家就傳說著到胸腔科見習要注意「安全」，有點戲謔，卻又有點無奈。果不其然，當時我們組內有好多人都感冒了，我也不例外。不過當時只繪聲繪影地聽說SARS的可怕，一些來求診的病人因為去過越南香港，還會特地跑來希望醫生替他照張X光。

1個多月前，北部的疫情突然急轉直下，迫使我们南部的見習生不得不依政令放假。然而放假似乎帶給大家一個意外的假期，許多同學組隊出遊，或是回家，像是彌補了今年首次取消的春假一樣。

趕完了先前積著的病例討論的報告，心想或許該有些動作可以嘗試一下。其實在這一年當中高醫有許多學生紛紛意識到社區參與與社會服務的重要，有的自發地辦起服務課程規劃，有的發揮巧思希望透過硬體的規劃向社區居民招手。作為一個一時「閒閒無代誌」的見習醫師，突然有點不大習慣可以「睡到自然醒」的生活。於是趁著社團資源之便，向高醫基督教學生團契的伙伴們提出「社區衛教」的想法。

於是在短時間內，展開了社區宣導的動作了。團契以兩人為單位，挨家挨戶向周遭居民發自製的衛教單張，並且問大家有沒有問題。居民們的反應讓我們意識到一個現象，就是平日居住在「高雄醫學大學」這樣一個「大型醫學中心」旁邊的居民，理應因為自己緊鄰豐富的醫療資源而安心，卻在這次SARS威脅下，感受到迫近「瘟神」的惶恐。只是，我們也深知，團契衛教操作仍屬粗糙。社區工作，需要更多的資源相互整合才行。

5月初，學校學生開始組起SARS學生工作小組，而這也展開了資源整合的契機。學生工作小組主要分作「資訊組」、「網路」以及「衛教」3個組。而衛教組承接著團契原先在山東街、十全路、吉林街等等地區的衛教經驗，進一步和周遭鄰里取得聯繫。一開始期待能和安生、德智、安東三里都能合作，但因時間與人力關係，則決定先由安東里做起。

安東里前里長莊訓貴大哥與現任羅福成里長，非常熱心的和我們討論，在第一次說明會上決定在5月底於安東里的空地舉行一場衛教晚會。衛教組也很快的分作了「資訊」、「總務」、「活動」3個小組。資訊組勤跑社區（包括里民、學校、店家等等），收集意見，活動組則設計晚會活動流程，打算以行動劇等方式來進行晚會。總務則張羅硬體設施和禮物。但這個計畫卻在「反宣導」的擔憂（怕是否鼓勵集會）而終止。



然而在5月30號，健保局和「公民一號」的社區專車一起到高醫進行課程，而疫情的趨緩，遂也開啓了我們新的計畫的可能。我們趕緊與公民一號（高雄市原生植物創價協會）洽談，並決定6月8號辦一場衛教活動。大家又動了起來。我們更積極地與社區取得聯繫，三番兩次找里長喝茶聊天，並選定幾戶居民瞭解心聲。資訊組也到三民國中瞭解他們的防煞策略。

藉由衛生教育的議題操作來進入社區，是「奉醫學之名」的學生進行社區操作的利多途徑，然而醫療運作的常規常以「高高在上」姿態體現於社會當中，因此如何藉由社區工作，來使「專業」透過「愛鄰舍」的概念得以解放，就是一個相當有趣的課題。平日安於圍牆內的學生，在短時間內要進入社區，有著是青澀與新奇，也有礙手礙腳的尷尬。

活動鎖定兩個方向來呈現，第一個是編寫社區服務報，二來要以「公民一號」來作社區衛教。和羅里長茶敘時，不只是得知居民對於環境廢棄口罩的擔憂，更得以知悉平日緊鄰醫學中心的居民，是如何在登革熱等疾病或社區安全的諸多面向，透過衛教團隊或巡守隊，去啟動其社區互助的機制。值得一提的是，位於歸綏街上的腳筋飯老闆娘，熱心的願意在衛教當天提供她精心熬製的防煞養生茶，這也是我們感受到社區居民相互回餽的精神體現。

只可惜，當一切準備就緒時，一場豪雨，又將原先的計畫給打亂，結果是，衛教活動也因而又取消了。

回想這一個多月來的工作，雖然並沒有順利地按著計畫進行，但也體會到社區工作的多變與艱難。就像一直持續鼓勵我們的醫社系鄭夙芬老師所說的，社區工作就像撲火一樣，一場火未熄，令一場火又起。而我的感想是，社區的經營，豈止只是一種施捨的關懷？許多民怨所呈現的，何嘗不是是個「建立關係」的期待呢？

「高醫」作為一個社區的重要地標與「健康指標」，與社區存在的不應只是民生消費的關係。很慶幸的，高醫最後被證實沒有院感染；但無論SARS疫情的真實面是如何，周遭居民的恐慌卻是千真萬確的。而對此，高醫又何嘗不應擔任回饋居民的必然角色呢？

隨著期末考的到來，以致於學生的社區工作無法持續。但是這股能量，如何能藉由其他形式，譬如工作隊、社團，乃至於以課程的形式來延續，也是值得從長計畫的。但也深深期待這個嘗試，也能給校方與院方做為參考，在醫學中心扛起社區健康營造之責時，如何落實社區關懷的任務，想必也是SARS對整個醫療的衝擊中，相當值得省思的一環。

本文改寫自《防煞？從關心錯邊隔壁做起》（原文登於5/22南方電子報）